

谈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的效率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提出词典效率的公式, 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词典效率的措施: 1) 重视词典编者、词典和词典用户的关系; 2) 从认知的角度改革词典对词汇的处理方式; 3) 用元语言释义。

关键词: 词典效率; 认知; 元语言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 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的效率

所谓“效率”, 在物理上是指一种机械(原动机或工作机)在工作时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之间的比率。一定的原有能量(输入能量)通过某种设备转化为有效能量(输出能量)时, 部分能量总要被摩擦、阻抗、辐射或其他原因消耗掉, 从而使有效能量比原有能量要低。“效率”=输出能量÷输入能量×%得出的百分数。假如“输入能量”是一定的, 那么“输出能量”越大, 机械工作效率也就越高。“效率”也可以泛指日常工作与获得的效果(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成果)所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活动。这种活动中也存在效率的问题。有人根据施教者、学习者、施教科目三者的关系, 得出了第二语言教学效率的一个公式(王魁京 1998: 5)

$$\text{教学效率} = \frac{\text{学习者获得的有效结果或成果}}{\text{施教者付出的劳动量} + \text{学习者付出的劳动量}}$$

教学词典与课堂教学活动具有非常相似的性质, 正如两位法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交际。词典是定位于一定的交际类型、一定的‘我’、‘你’、和交际对象——‘它’的关系的。词典编者是交际的主体, 要回答他的对话者(即用户)对他提出的问题。在给出答案的时候, 词典编者不是以交际主体的身份出现的, 而是作为中介者, 代表交际的社会主体即社会本身出现的。而词典用户从词典中获得的知识能帮助他们弥补阻碍其理解篇章的缺漏。词典所给出的答案能消除词典编者和用户的知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因此, 词典所提供的信息与教师(施教者)教学所传达的信息具有相同的性质。教师相当于社会—文化集体的代表, 而学生则同词典用户一样力图消除教师和自己的知识之间的断层”。

(Дюбуа Ж., Дюбуа К. 1977: 38-39) 苏联语言学家 Гак В. Г. 赞同这种观点, 他指出: “词典编者和教科书的编者一样, 说的不完全是“自己的意见”, 他是社会(言语的集体载体)和个人的中介。用户在查词典的时候, 就好像是在向词典编者请教问题。”(Гак В. 1977: 12)

因此, 我们套用第二语言教学效率得出“词典效率”的公式

$$\text{词典效率} = \frac{\text{词典用户获得的有效结果或成果}}{\text{编者在编写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量} + \text{词典用户付出的劳动量}}$$

尽管词典效率的高低很难用百分率准确地计算，然而根据上面的式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编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定的，用户所付出的劳动量也是一定的，那么，用户获得的有效成果越多，词典的效率也就越高。如果说一种机械工作效率不高的原因是：部分“输入能量”被摩擦、阻抗等作用力消耗掉了，那么，词典效率不高，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也不妨说是：部分能量，或者说部分劳动量被类似于“摩擦”、“阻抗”这样的作用力给消耗掉了。影响词典效率的，类似于“摩擦”、“阻抗”的作用力的发生，一般说来，不外乎 B、C、S 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比如：第一，词典的内容在选择和编排上不适合于用户的学习。第二，编者对用户的情况不甚了了，不清楚使用者能够接受哪些东西的输入，不能够接受哪些东西的输入。第三、用户头脑里已有的东西、如他们的第一语言，跟第一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观念，有阻碍用户的种种心理因素，都会造成“摩擦”和“阻抗”作用。

2 提高词典效率的具体措施

2.1 重视词典编者、词典和词典用户的关系

词典编者、词典和词典用户之间的关系与施教者、施教科目、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似的性质。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教学词典是词典编者和学生之间的一个纽带。词典编者（B）、词典（C）、词典用户（S）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图 1）来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的结构关系中，编者作用力的方向和路线是 B→C→S。编者把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和具体的语言材料传授给词典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编者的作用力的方向是向人的，即指向用户。编者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向用户传输第二语言的信码和信息，培养他们的第二语言能力。用户的学习活动作用力的方向和路线则是：S←…C←…B。即用户从词典中获得编者所提供的信码和信息，并逐步转化为自己的第二语言能力，用户的学习活动作用力的方向是向己的，即指向他自己。词典作为编者与用户二者之间的桥梁，负载着有关第二语言的信码、信息，从根本上说，要适合于用户的学习活动，于是，词典中的信码、信息编排上的针对方向，或者说它的潜在的作用力的方向也是指向用户的。总之，在整个结构系统中，B、C、S 三方面作用力的指向都是用户。用户在整个学习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了解学习行为的主体，掌握其学习活动规律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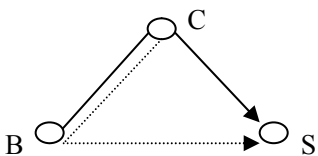


图 1

其实，词典用户和词典编者的关系问题在整个词典学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用户视角是一直存在的，至少是隐藏的，但在最近几年中，其重要性已经慢慢地引起注意，并已开始影响整个词典学领域。”（雍和明 2001：42）近年来出现的“词典交际论”就是以传统的交际模式为基础，将词典编者看作“发话人”，将词典使用者看作“受话人”，词典则是交际的信息所在。“编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都是通过间接方式进行的。“用户”通过其自身因素（如文化层次、教育背景、经济状况、年龄结构和用户身份等）或通过建议、评论或反馈等手段对词典设计和选择产生影响，而“编者”则通过词典服务对“用户”的检阅行为和知识结构产生作用。

词典交际理论模式突出了用户在获得词典使用最大效率中的作用，并将词典用户融汇到词典交际理论框架中去，将词典用户也作为词典交际过程中的一个“参与方”，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周宁、金元浦 1997：24）同样，关注词典用户在词典编者、词典与词

典用户三者关系之间的能动作用，这是新世纪词典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它对提高词典用户的素质，确立词典为词典用户服务的观念，改进词典编纂的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我们说词典的效率，除了用户的主观能动作用，还指词典的编纂者要站在用户需求的角度，尽可能地为用户查找和索引所需知识信息节省时间和精力。这也是以人为本、读者意识的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词典编者要时刻关注词典用户的需求和意见，要考察用户的检索行为和心理表征以及它们对词典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产生的影响。正如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杰指出的：“真正决定词典内容的还是使用词典的人，以及他们想知道的那种知识”（转引自王春丽 1995：33），这说明词典的编纂活动必须与服务对象及其需求紧密相连，方能获得成功。

具体到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的编纂活动，为了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编者必须对国外使用者的基本情况（包括第一语言状况、文化、心理状况）等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站在用户的立场上，从外国成年人这一特定的用户角度着眼，对词典信息如何能为外国学生接受进行研究，并有的放矢地组织词典编纂活动，致力于解决外国学生汉语学习中最常见、最迫切的难题，从而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帮助外国学生更快、更高效地掌握汉语。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编纂的一个指导方针。从这个任务出发，积极型汉外词典的编纂应着眼于外国人学汉语的实际情况，不拘泥于传统的汉语词典的编纂原则和框架，独辟蹊径，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2.2 从认知的角度改革词典对词汇的处理方式

认知科学几乎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学科，词典学也不例外。国内首先提出“认知词典学”这一概念的是赵彦春教授。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词典编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词典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认知效果，认知学习词典可以提供适当的触发条件，以使学习者能够回溯词汇/语义的生成和转化过程，部分地解决词汇的可学习性问题。所谓词汇的可学习性，指的是由于普遍词汇的作用自然语言词汇的学习效率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认知词典中对词汇的处理方式可以激活学习者的认知技能，从而大大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下面我们着重从词典对多义词的处理方式方面来探讨。

现代的汉语字典和词典对古代词典在义项排列方面最为突出的改进，就是将原本杂乱无序的义项排列得有序。古代的词典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例如《尔雅》对于词条所分的庞大类别，如果没有后人编纂的索引，使用者从中查找条目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到《康熙字典》，我们的先人还是将义项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几乎没有意识到对于义项的处理需要考虑效率。现代词典将义项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是注重词典效率的一个具体体现。除了效率的考虑，在今天看来，建立有序的义项排列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帮助读者理解词义。

一个词往往具有多个意义，词典中该如何安排？词典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文本词典的传统排列方式有三种：历史顺序，按词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频率顺序，按一定的语料统计，使用频率高的排在前面，频率低的排在后面；逻辑顺序，按义项之间的派生关系或意义关联排序。

很多人强调，双语词典的义项排列最好是按照频率的原则，即按通用、少用、罕用的常用程度排列义项。这种排列原则的优点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使读者根据排列顺序知道该词义的常用程度，同时也便于查找，因此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例如《简明牛津词典》就是完全按使用频率原则排列义项的。然而，这种排列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各义项间内在语义联系的揭示，而语言学习过程中词汇义项的认知进程有时又是同单义词项的演进过程相吻合的，即由本义到引伸义和比喻义。词典用于查找义项来帮助理解时，词频排序有优势，但学习者若想利用词典全面掌握某一单词，则语义联系排序更见其所长。这种排列法的优点

是条分缕析，源流分明。读者可以根据词义的排列次序了解词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窥见各个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各义项的组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地掌握词义，同时也使义项的建立和注释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有人对 diamond 一词的义项（《英汉大词典》）作了分析（王馥芳 2004：52）：

Diamond n. 1. 金刚石；人造金刚石，合成金刚石 2. （已经琢磨或用于切割工具的）钻石；金刚钻 3. （戒指、项链等）钻石饰物 4. 金刚石（玻璃）割刀 5. 钻石似的东西，晶莹的细粒（如霜花等） 6. [数] 菱形 7. （道路的）菱形交叉 8. （纸牌的）方块 9. [棒] 内场；棒球场 10. [印] 4 1/2 点西文活字。

第一个义项是基本义项。而金刚石的功能（可以制成切割工具，亦可作装饰之用）是联系义项 2、3 和 4 的纽带。义项 5 和金刚石的性状相关，而义项 6-9 则和金刚石的形状相关。从认知角度而言，语义形成和语义概念赖以生存的认知基础是范畴化和认知模式。在这个语义辐射网络的形成过程中的认知模式，就是传统逻辑中的“相似即同一”的认知模式。

我国出版的汉语词典中也开始关注多义词义项之间引申关系。比如

火

1. [名] 物体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 → 2. [形] 比喻紧急 → 3. [名] 喻指激动、急躁或愤怒的情绪 ■ 4. [动] 发怒 → 5. 中医指“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一，是致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 6. [名] 指枪炮子弹 ■ 7. 喻指作战的行动 → 7. [形] 指红色 → 8. [形] <口> 比喻热烈、兴旺（引自《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李行健 主编 语文出版社 1998）

由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主编的《基础汉语学习字典》采用的也是这种用义项的处理方式。

为了更好地揭示多义词义项间的语义关系，展现词的语义网络，一些词典使用了原型释义法。原型意义即为词的本义，它与非原型意义相对立，是最符合该词义范畴特征的意义，是一个词的最典型、最常用的用法。多义词可以借助于以原型意义为中心的语义网络概念来描写。

还是以 **Diamond** 一词为例：

Diamond n. 1 金刚石 ■（用于切割玻璃的）钻石；金刚钻 ■（隐喻或扩展用法）指具有钻石似的光泽、形状或硬度的东西 ■ <英口> 非常好（或杰出的）人（或物）
2 菱形 ■（纸牌的）方块 ■ [棒] 内场 ■ 棒球场 ■（铁路的）菱形交叉
（引自《新牛津英语词典》）

原型释义法的优势在于其释义方法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复现 diamond 一词的语义网络；（1）两个原型义清楚地勾勒出 diamond 所涉及的两个语义辐射原域：物体本身和该物体的通常形状。（2）把 9 个义项分成由原型义统领的两个义项集。此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词义扩展的两条轨迹：由功能和性状相似所导致的同名相称和由形状相似所导致的同名相称。使我们看到义项区别的同时，还力图尽可能复现其语义辐射网络。

认知语义学是研究多义机制形成的重要方法，如果编者能以认知的方式把这些语义理据反映在词典的义项划分和排列中，就能更有效地出发词典用户相关知识图示，提高词典的使用效果。

2.3 用元语言释义

“词典本应给我提供简单的答案，然而却给我制造了新的问题：词典篇章（定义、例证）常常和我想翻译的篇章一样难以理解。”（Дубичинский В. 2000：156-160）俄罗斯著名词

典学家杜比钦斯基这句话非常精确地道出了词典释义语言方面的弊病。认知语义学的概念化分析也认为，一个概念必须用一些更简单，而不是用一些更复杂或同样复杂的概念来定义。（章宜华 2000：67-7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多词典采用元语言进行释义。所谓元语言，套用孙新春先生的定义，指的是“用来解释词典所收词语的定义语言”，它不同于语义哲学中的脱离事实语言的形式化的表述格式，而是“事实语言的一部分，是其中通用、高频、中性的那一部分”。比如语言学家 Ogden C.K. 在本世纪 30、40 年代提出了 BASIC English (British American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nglish) 理论。他从英语词汇中筛选出 850 个基本单词，再用这些基本词汇来解释或替代其他所有词汇，并于 1932 年出版了 BASIC Dictionary。他的这一做法曾得到过罗斯福和丘吉尔等伟人的高度赞赏。由于他过分夸大了基本词汇的功效而招来了人们的抵制和批判。但客观地讲，如用 Ogden C.K. 的基本词汇给词典的词条释义，确实能起到简单、易学的作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朗文当代英语词典》。这部词典的编者给自己限定了释义配例用的词汇，列出一个约有 2000 个词的词表，规定要用表中词语的“核心意义”解释词典中所有的词目。韦斯特和因迪克特的教学词典（第 4 版）用 1490 个词解释 24000 个词条。《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5 版）给词目下定义，也只用最常用的 3500 个单词。

鉴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用户是初学汉语的外国人，其汉语字、词的储备都非常有限，如果我们能够用一定数量较为简单的词来对整部词典的词目进行释义的话，将会大大减少学生查阅词典的困难，从而提高词典的效率。

对外汉语单语学习词典的代表是法国汉学家白乐桑编纂的《说字解词》，这部词典分别用 200、400 和 900 字解释全书的 7000 个词语（见图 2）。

爱 ài * 喜欢。很喜欢什么的想法。 * 1. 对人、事物很喜欢。2. 常常发生一种行为，常常做。 * 1. 非常喜欢(人、事物)。2. 经常做。

爱国 àiguó * 很喜欢本国。 * 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 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爱国主义 àiguózhūyì * 爱本国的想法。 * 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 * 指全心全意热爱国家并为国家尽心尽力的思想。

爱好 àihào * 很喜欢作。 * 1. 喜欢常常做什么事。2. 非常喜欢做的事。 * 非常喜欢做、经常做的事。

爱护 àihù * 非常关心(比如小孩、年轻人、学生等);看重,让什么东西一直好好的。 * 喜爱,重视并加以保护。

爱情 àiqíng * 男女间的爱。 * 男人和女人间爱对方的心意。男女爱着对方,想要在一起,他们之间就有“爱情”。 * 男女相爱的感情。

爱人 àirén * 一家男女两个人。男人是女人的爱人,女人也是男人的爱人。 * 一家中有父亲和母亲两口子,父亲是母亲的爱人,母亲也是父亲的爱人。

图 2

用元语言释义的可行性在于：我们有现成的释义元语言成果及相关成果可供应用。如汉语水平词汇大纲，可以用来确定释义词与被释词，各种词频统计材料相对齐备，如《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另外，苏新春先生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双音同义释词的量化统计分析，提取出 502 个释义词，其确定释义词的方法和成果都值得借鉴。

3 结束语

上文我们提出的一些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词典效率的建议，仅仅是一小部分，目前出版的对外汉语教学词典中，从词典的结构安排，检索方式，词典用例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致力词典学研究的学者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Гак В. Г. 1977 О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учебная и общ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A]//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 [2]Дубичинский В. В., Самойлов А. Н. 2000 Словар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Харьков
- [3]Дюбуа Ж., Дюбуа К. 1977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речь словаря[A]//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C].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4]王春丽 1995 浅析中小型双语语文词典的设计与编纂[M], 辞书研究, 第1期。
- [5]王馥芳 2004 当代语言学语词典创新[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 [6]王魁京 1998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7]雍和明 2001 词典交际论—关于词典本质问题的再探讨[J], 外国语, 第4期。
- [8]章宜华 2000 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J], 现代外语, 第1期。
- [9]周宁、金元浦译 1997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On the Efficiency of TCFL Dictionaries

ZHANG Chun-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ctionary efficiency formula and the measures tha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CFL Dictionari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ctionary editors, the dictionary and dictionary users; The second is to change the dictionary's method of processing vocabulary items from a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the last is meta-language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dictionary efficiency; cognition; metalanguage

收稿日期: 2009-11-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汉新时代教学词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8JJD740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春新(1975-),女,黑龙江省宾县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